



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17日晚在北京主持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抗疫 共克时艰》的主旨讲话。习近平强调,面对疫情,中非相互声援、并肩战斗,中非更加团结,友好互信更加巩固。中方珍视中非传统友谊,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方加强中非团结合作的决心绝不会动摇。中方将继续全力支持非洲抗疫行动。双方应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尽最大努力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坚定不移携手抗击疫情,坚定不移推进中非合作,坚定不移践行多边主义,坚定不移推进中非友好,共同打造中非卫生健康共同体和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会议发表《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联合声明》,向国际社会发出中非团结合作的时代强音。

(据新华社北京6月17日电)

决战脱贫攻坚 抒写赣鄱华章



作家们与泰和县乌鸡养殖户交流



作家们在新余县葡萄种植项目基地与农户交流

本报讯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战决胜之年。江西省作协注重结合自身优势,围绕脱贫攻坚这一主题,开展了多项内容丰富、各具特色的主题创作和宣传活动,为助力脱贫攻坚作出积极贡献。

江西省作协联合江西日报社、《星火》杂志社举办了“我们的扶贫故事”主题征文活动。此次活动鼓励广大作者用文学的样式描绘红土地上脱贫攻坚的生动画卷,讲述扶贫一线的动人故事,努力推出更多有细节、有温度、有情怀的报告文学、散文、诗歌作品。征文从今年3月起至12月30日止,优秀作品将在《江西日报》井冈山副刊和《星火》杂志上刊发。

日前,江西省作协与江西省文联共同举办了“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倾情抒写赣鄱华章”2020年江西谷雨诗会诗歌创作座谈会。江西省文联党组书记郑翔、主席叶青,江西省科技厅原厅长李国强,江西省社科院文研所原所长吴海,江西省作协主席李小军,江西省作协副主席、秘书长曾清生,江西省作协副主席范晓波、李洪华、陈怀琦以及诗人、作家代表30余人参与座谈。

与会者围绕纪念“谷雨诗会”的倡导推动者邵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及“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诗歌何为”等主题作了发言。大家认为,在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诗人要关注重大题材的创作,以健康明朗的笔调抒写脱贫攻坚战役中的动人场景,讴歌美丽乡村建设中的感人精神;要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注重在生活现象中提炼具有诗意表达的典型,力求真实地反映时代生活的本质,及时地介入新时期的现实生活,在扶贫工作中加强与人民的密切联系,努力呈现贫困地区的现实,再现脱贫群众的期待,真正达到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叶青在讲话中希望江西作家、诗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与时代同步,与火热的现实生活相对接,在创作中反映时代最鲜明的主题。会上还颁发了2019江西年度诗人奖,诗人吴素贞获得该奖项,叶小青、周夔获得2019江西年度诗人提名奖。

此外,江西省作协还开展了“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主题创作采风活动。活动组织江西作家深入赣州、新余、九江、景德镇、上饶、宜春、萍乡、吉安、抚州等地的脱贫攻坚一

线,了解当地的脱贫攻坚政策举措、重要活动、重大事件和扶贫干部先进事迹,运用文学的形式讲述脱贫攻坚江西故事,展示脱贫攻坚波澜壮阔的伟大历程、精彩纷呈的特色经验和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

据介绍,江西省作协已确定温燕霞、卜谷、凌翼、朝颜、刘景明、邹冬萍、刘建华、范剑鸣、汪伟跃等一批重点作家作品选题,并对其创作进度进行重点跟踪,后期还将根据不同情况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帮扶支持。(赣文)



希望之光会将我们照亮
上海国际诗歌节抗疫诗歌选
(见今日4版)

2019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
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
(见今日5版)

“剑网2020”专项行动启动

新华社北京6月17日电(记者 史竞男) 国家版权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近日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剑网2020”专项行动,将于今年6月至10月开展。

据介绍,本次专项行动针对网络版权保护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聚焦5个重点领域:一是开展视听作品版权专项整治,深入开展院线电影网络版权专项整治,严厉打击短视频领域存在的侵权盗版行为及通过流媒体软硬件传播侵权盗版作品行为;二是开展电商平台版权专项整治,加强对大型电商平台的版权监管工作,严打网店销售盗版图书、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数据库及盗版网络链接和存储盗版作品的网盘账号密码等行为,严厉整治网店设计、经营中使用盗版图片、音乐、视频等行为;三是开展社交平台版权专项整治,加大新闻作品版权保护力度,规范图片市场版权传播秩序,关闭一批恶意侵权社交平台账号;四是开展在线教育版权专项整治,加大“学

习强国”学习平台版权保护力度,大力整治在线教育培训中存在的侵权盗版乱象,切断盗版网课的灰色产业链条;五是巩固重点领域版权治理成果,严打网络游戏私服、外挂等侵权盗版行为,推动完善网络音乐版权授权体系,强化对大型知识分享平台的版权监管力度,巩固网络文学、动漫、网盘、应用市场、网络广告联盟等领域取得的成果。

国家版权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本次专项行动将突出查办案件,加大对网络侵权盗版案件的处罚力度,对人民群众意见强烈、社会危害大的侵权盗版分子一律依法从严查处。

这是全国持续开展的第16次打击网络侵权盗版专项行动。自2005年起,国家版权局等部门针对网络侵权盗版热点难点问题,先后开展了网络视频、音乐、文学、新闻及网络云存储空间、应用程序商店等领域的版权专项整治,相继查处了一批侵权盗版大案要案,有效打击和震慑了网络侵权盗版行为。

第三届“山花写作训练营”在贵阳举办

本报讯 6月13日,第三届“山花写作训练营”在贵阳开班。贵州省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高昌祥,贵州省作协副主席高宏出席开班仪式。开班仪式由贵州省作协副主席、《山花》主编李寂荡主持。来自贵州各地的20多名新老学员参加培训。

高昌祥在讲话中说,“山花写作训练营”是贵州省作协“山花绽放”工程的一个重要项目。希望学员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抒写好人民的美好生活,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创作出更多具有贵州元素的优秀文学作品,自觉做有时代担当的作家。李寂荡介绍了“山花写作训练营”举办以来学员们在全国文学期刊发表作品的情况。

第三届“山花写作训练营”邀请了胡性能、何平、徐晨亮、育邦、易清华等作家、评论家和文学期刊负责人为学员们授课。他们讲解了各自对文学的独到见解,并和学员们进行了面对面的对话交流。本次培训还对改稿环节进行了更为科学的设计,使讲座与讲稿相结合,既注重学员视野的开拓,又注重写作技术的具体指导。

据介绍,《山花》历来注重对本土青年作家的扶持与培养。“山花写作训练营”这种培训形式激发了提高了贵州作者的创作激情和能力,参加培训的学员至今已拥有70余篇小说、170多首诗歌在全国文学期刊发表,部分优秀作品被文学期刊转载。(黔文)

元古堆就是元古堆

——长篇报告文学《高高的元古堆》创作谈

秦岭

写中国乡村一时一地的脱贫攻坚,并不比表现乡村常态主题那么简单。

因为万千贫困地区特征大同小异,就两字:穷与苦;扶贫开发的表现难分伯仲,就两字:干与变;脱贫摘帽的效果大体一致,就两字:丰与足;华丽转身的样貌更具共性,就两字:富与美。

如此等等,偏居“苦甲天下”定西一隅的元古堆概莫能外。

“同题异题”。如何让《高高的元古堆》摆脱千篇一律的窠臼,我坚信一条:元古堆决不是中国大江南北的王家庄张家屯李家庄赵家集杨家寨,元古堆就是元古堆,没错!就是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田家河乡的行政村元古堆,它拥有13个自然村,却分明是寒冬腊月里流淌在岁月最低处的13滴辛酸泪,冻冻成了一句振聋发聩的民谣:“元古堆苦甲定西”。

在我看来,冷静观察一个村庄的变化,无非三个视点:崛起、凝滞或消亡。元古堆无疑属于前者。从2013年开始,元古堆仅仅用了6年时间,从一个“穷”名远扬的“倒楣堆”蝶变为“绚丽甘肃·十大美丽乡村”和中国脱贫攻坚示范村,我愿景中的《高高的元古堆》首先要为这样的蝶变提供理由、根据、求证和呈现。

一位老人叮嘱我:“秦岭先生,您写咱元古堆的脱贫攻坚,一定要把咱过去的穷写透了,苦写足了,不要光写好日子,好日子咱攥在手里,跑不了的,可是,如果不把穷和苦留在书里,将来谁晓得元古堆咋变过来的?”一句话,醍醐灌顶。老人是文盲,可老人的生活哲学里有辩证、有逻辑,也有警示和唤醒的意味。

我说:“元古堆的穷和苦,就得靠您这样的历史老人给我讲了。”

“我上没有父母,下没有后代,我……苦哇!”老人仰面苍天,欲哭无泪。

因何如此?当年我创作长篇报告文学《在水一方》《走出“心震”带》时,曾涉足大江南北的不少乡村,可当我和元古堆人的目光碰撞在一起,顿时火星四溅。作家如果没有一颗敏感而悲悯的心,所有奇绝的异数就容易沦为

合并同类项后的平淡、平常和平庸。

如果说2013年是元古堆辞旧迎新的分水岭,那么,2018年就是元古堆立足当下走向远方的制高点。分水岭不可能凭空而来,制高点不可能从天而降。在《高高的元古堆》里,我并没有把“底层叙事”中的惨烈、废墟与伤口安排在分水岭的那头,也没有把脱贫攻坚之后的欣慰、安详与温馨安排在分水岭的这头。我满足了那位老人的心愿,直接把二者安放在分水岭的高端执手相望,只为不被忘却的纪念。同样,我笔下元古堆的制高点,不是为了固守、窃喜和沉醉,而是面向远方。

我非常清醒,写“变”容易写“穷”难,因为所有的不堪早已成为人们记忆深处日渐泛黄的底片。为了让底片重新“曝光”在脱贫攻坚的大背景之下,我以元古堆为轴心,考察了周边渭源、临洮、天水等10多个市、县、乡的历史变迁、人口演变和乡土人情。这一切,不仅与脱贫攻坚有着千丝万缕的历史渊源,而且有着盘根错节的现实联系,它们既是元古堆破茧成蝶的人文环境,也是元古堆脱胎换骨的社会经纬。元古堆的前世今生由此揭开了神秘面纱,高高地“堆”在了我的眼前。

这样的寻找、反思与判断,必然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和代价,但我知道,在岁月的长河中,脱贫攻坚似乎是一时一事,但真的不是一时一事。

这也是我探求叙事语境的过程。黄土高坡不是江南水乡,元古堆也不是十八洞,元古堆人的很多语言习惯、生活方式和民情风情是区别于普遍性的,我必须自觉跳出大而无当的“公共叙事语境”,适度凸显原汁原味的民间意味。在叙事上,我当然照顾了面上的整体呈现,但我更在乎聚焦涉民生的一点或一线,那里更富含元古堆人日子里的味道。比如我写路肯定不止于路,我写水也不止于水,我写茅坑变厕所,力求兼顾人生况味。我在乎民间文化视角,它最能

让叙事区别于千万。《白鹿原》之所以不是别的,《静静的顿河》之所以不是其他,民间文化功不可没。记得当初中国作协的一位资深学者把采访名单发给我时,我差点选择了陌生的南方某地。学者对我说:“写透一个村庄,何不选择你熟悉的呢?”这样的建议既是先见之明,也是从文要义。因为我是甘肃籍,而天津不过是我人生的一个驿站。一方水土在历史中的变迁,大凡“服水土”者,最知杂陈五味。

诚如我对元古堆这三个字的理解:元,有肇始之意;古,有旷远之释;堆,有穷筑之势。尽管它不过是元古堆人对“圆咕堆”这个凡俗村名的简化,但在元古堆蝶变之后,我有必要从它的背后寻找象征、寓言和警示,因为我的责任不只是为了单纯的记录和描摹,我在经营与元古堆有关的文学。

尽管我难以原原谅界的局限和短板,但我仍然希望笔下的人和事少一些公共意味的概念和标签。我应约从《高高的元古堆》中抽出《从“驴驴”“老黄牛”到“领头羊”》等两个章节分别在《文艺报》《人民日报》发表后,有不少陌生的企业家辗转与我取得联系,愿意参与元古堆的帮扶开发,有位企业家已与村主任郭连兵接上了头,他告诉我:“我们需要唤醒的文字。”

“您能保证《高高的元古堆》和同类题材区别开来吗?”一位农业专家问我。

我说:“我认准了一点,元古堆就是元古堆。”

